

世界奇书文库



卡夫卡文集
(上)

SHIJIEWENXUE
N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世界奇书文库

卡夫卡文集

(上)

[奥]弗·卡夫卡 著
王印宝 张小川 译



城堡

第一章 到来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K 很晚才到乡村。乡村陷入在厚厚的积雪里，看不见城堡所在的山峦，夜雾和黑暗笼罩了城堡，没有一丝光亮，也看不清城堡的面貌。在通往乡村的大路上有一座木桥，K 站在木桥上久久地凝视着远方，远方看似一片虚无。

后来，他走过木桥去寻找今晚过夜的地方。不远处有个大车店，那里的人还没睡，正在喝酒闲聊。车店老板对迟来的客人的到来感到有些不知所措，虽然车店已经客满，无法给他安排一个房间，但还是答应借给 K 一个稻草床垫，让他在一个普通的房间里过夜。K 十分高兴地接受了老板的建议。几个庄稼人正在喝酒，但 K 不想跟任何人讲话，他自己动手从阁楼上拖出一个床垫，躺在火炉边睡觉休息。这儿非常暖和，农民们也非常安静，K 用疲倦的双眼再一次扫视了他们一下，就安然入睡了。

不久，他被人叫醒。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像演员似的面孔，细细的眼睛，浓浓的眉毛，正跟老板一起站在他身边。农民还没有散去，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把椅子转了过来，以便更好地看清所发生的事，更好地听仔细他们说的话。年轻人很有礼貌地请 K 原谅，因为是他把 K 叫醒。他向 K 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城堡管理员的儿子。接着他又说：“这个乡村是属于城堡的，所有住在这里或是在这里过夜的人实际上就是住在城堡或是在城堡过夜，没有得到伯爵的批准是不允许任何人住在这里或是在这里过夜的。您没有得到批准，至少，您没拿出一份允许您在这儿过夜的证件来。”



K欠身起来，捋平了头发，对这些人从下向上地看了一眼说：“我这是到了一个乡村吗？难道这儿有城堡吗？”

“当然有，”年轻人不紧不慢地说，而周围的其他人则看了看K，对他的问话直摇头，“这里是威斯特威斯伯爵的城堡。”

“这就是说，一定要得到许可才能在这儿过夜啰？”K重问道，好像想弄清楚，这些话是不是他在做梦时听到的。

“一定要得到许可，”年轻人回答他说，他两手一摊，这动作对K是一种明显的嘲笑，问老板和在场的人，“难道可以不要得到许可吗？”

“这样的话，我还不得不去搞一张许可证啰。”K说。他打了一个哈欠，掀开被子，好像打算要站起来。

“您想向谁要许可证？”年轻人问。

“向伯爵先生要啦，”K说，“要不如何呢？”

“现在半夜三更的，去向伯爵申请许可证？”年轻人向后退了一步，激动地叫喊着。

“难道不行吗？”K冷冷地问道，“那您又为什么这时把我叫醒呢？”

这时年轻人已失去抑制力，他大声说道：“人们习惯过漂泊生活吗？我请您要尊重伯爵的仆人。我叫醒您是为了告诉您，您该马上离开伯爵的领地。”

“够装腔作势的了，”K故意小声地说，他一边躺着，一边把被子拉过来盖在身上。“您太放肆了，年轻人，明天我们再来谈您的行为。假如确实需要证明的话，老板也好，所有在场的先生们也好都能给我作证的。我只能对您说，我就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我的助手明天将带着仪器来这儿。我一路上想在雪地里散散步，但非常遗憾，我迷了好几次路，因此这么晚才到这儿。您不说，我自己也明白，现在不是去城堡报到的时候，因此，我才安于在这种地方过夜，而您却粗鲁无礼地把我叫醒。我就说到这儿，晚安，先生们！”说完，K就面对火炉转过身去。

“土地测量员？”他听到背后不知是谁用疑问的口气说了一句，而



后就寂静下来。年轻人迅速让自己平静下来，他压低自己的声音跟老板说话，这是为了表示他对睡着的人的尊重，但为了让睡着的 K 能听到，他说的声音还是足够大的了。他对客店老板说：“我去打个电话。”这么说，这个大车店还有电话！这里环境不错，什么都有。虽然有某种东西使 K 感到惊讶，但他，总而言之，把一切都当作是应该有的。电话就装在他的头顶上面，但他睡意正浓，迷迷糊糊什么也没看见。如果年轻人要打电话，那么，不管他怎么好心，他肯定会打搅 K 的睡觉，这样，K 也许就不会让他打电话。K 不想去干涉他，当时他并没有装睡的想法，于是他转过身来仰睡着。他看见那些庄稼人正挤成一堆交头接耳，七嘴八舌。显然，土地测量员的到来，是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厨房的门敞开着，肥胖的老板娘堵住了整个门洞，老板则踮着脚尖走近她，跟她解释着。这时传来了电话机里的说话声，管理员本人已睡觉了，他的助手弗里茨先生好像还没离去。自称为施瓦尔泽尔的年轻人讲述说，他发现了一个叫 K 的人，三十岁左右，穿得破破烂烂，眼下他住在客店里，睡在一张草床垫上，头下枕着一只背包，背包边上放着一根多节疤的棍子。自然，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因为客店老板不尽职尽责，于是他，施瓦尔泽尔则认为自己有责任来深入了解这个人，但 K，对把他叫醒、对他进行询问和要把他赶出伯爵领地的这件事态度很不友好，他可能真的生气了，因为他坚定地说，他是伯爵本人招来的土地测量员。不用说，哪怕是完全按手续办事，也必须核实这个声明，因此，施瓦尔泽尔请弗里茨先生去中心办公室查询一下，那里是否真的在等一个土地测量员，并请尽快将结果电话通知他。

在弗里茨查询、施瓦尔泽尔等候答复时，屋子里静悄悄的。K 一动不动地躺着，连翻身都没翻一下，好像不以为意，只是盯着一个地方看着。不甚友好的又很谨慎的施瓦尔泽尔讲了一些外交知识，看得出，在城堡就连施瓦尔泽尔这样的小人物都进行过外交知识方面的培训。是啊，那里的人工作极为认真，兢兢业业，就连中心办公厅晚上也有人值班。很快，查询就有了结果：弗里茨打来了电话，答复看起来很简短，施瓦尔泽尔恨恨地放下听筒。“正如我所说的，”他叫喊起



来，“他不是什么土地测量员，简直是个下流的骗子，流浪汉，也许更糟糕。”

最初，K在想，庄稼汉们、施瓦尔泽尔、店老板、老板娘和其他人都会合起来一起对付他。他躲到被窝里，最好是能躲开他们的第一次袭击。这时，电话铃又重新响了起来，K觉得声音特别大。他小心地把头伸了出来，尽管电话看上去不大可能跟K有关，可所有的人还是安静下来，施瓦尔泽尔走近听筒接电话。他听了很久，而后细声地说出了一句话：“这就是说，我们错了？真让我感到可惜，什么，是办公厅主任亲自打的电话？真怪，真怪，让我对土地测量员先生说什么好呢？”

K警觉起来，这就是说，城堡确认了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方面，这对他很不利，因为这说明城堡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考虑到了双方的力量，他们会微笑地接受他的挑战。而另一方面，这又对他很有利：在他看来，这表明，对方低估了他的力量，因此，他将会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大大超过他的向往。如果他们认为，他们用上级对下属的高傲态度对他的身份予以承认，并以此而使他永远害怕，可以把他赶跑，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们这样做只不过使他心里感到不好受，就这些。

施瓦尔泽尔小心翼翼地走近K，K则挥手把他轰开，不管他怎么劝说，K还是拒绝搬到老板房间里去住，只是从店老板的手里接过一杯饮料，从老板娘那里拿了洗脸盆、肥皂和毛巾；他甚至都没请求把大厅里的人赶出去，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挤在出口边，背对着K，他们怕他早上醒来会认出他们。灯熄了，人们终于不再打扰他，他睡了一个好觉，虽然在他身边溜来溜去的大老鼠弄醒了他两回，但他还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吃完了早饭，老板对K说，他在客店的食宿费都由城堡来支付。K打算出门到村子里去，但因为老板想起了昨晚对他的态度，他对K只讲了些必须要讲的事，其他时间始终无语，似乎怠慢了他，这时他用一种恳求的目光看着K，在K身边转来转去。K对老板有点怜悯起来，于是让他过来跟他坐一会儿。



“我还不认识伯爵，”K说，“听说，他对工作干得好的付的报酬很优厚，是这样吗？当一个人，比如说我吧，离开家去很远的地方，回家时总想多带点钱回去才是。”

“至于报酬，先生您不必担心，这里谁也不会埋怨报酬低。”

“是啊，我可不是胆小之辈，”K说，“就算当着伯爵的面我也会坚持己见，当然，最好是能跟这位老爷达成一项和平协议。”

老板坐在K对面的一个窗台边上，他不敢找个更舒服的地方坐下，他那双惊恐不安的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刻也没从K身上移开过。尽管在这之前，他一直在K眼前转来转去，但现在他却急于想溜走。他是害怕K会向他详细询问伯爵的事，或是询问其他什么，还是害怕被他看作是“先生”的K不可靠？K决定要留住他，于是，他看了看表说：“我的助手马上就来了，你能帮他们在这儿安排个住处吗？”

“当然可以，先生，难道他们不跟您一起住到城堡里去吗？”

难道他会这么轻易而又愉快地把K和顾客放走吗？特别是他认为K一定是城堡招聘来的那个人，他又怎能把他放走呢？

“这不一定，”K说，“首先我该知道，我将做什么工作。如果让我在这儿，在下面干活，那住在下面就更方便些，何况我还怕城堡里的生活不对我胃口，我想让我自己感到我永远不受拘束。”

“你对城堡还不了解。”老板悄悄地对K说。

“当然啰，”K说，“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有关城堡里的情况我眼下只知道一点，那就是城堡里的人很会给自己挑选最好的土地测量员。也许，那里还有别的什么吸引人的东西。”K说完就站了起来，好让咬着嘴唇一声不响的老板放松一下，要取得这个人的信任真不那么容易。

K往外走时，注意到墙上挂着一个黑镜框，镜框里有一幅黑黝黝的肖像，他早就看见了这幅肖像，因为距离太远，看得不很清楚，他想，框子里的肖像也许早被拿了下来，剩下的也就是一块木板，但现在他看清楚了，这是一幅肖像，一个五十来岁男人的半身肖像。他的头垂得很低，简直看不见他的眼睛，外表能清楚地看到的是高高突出的前额，还有一只很大的鹰钩鼻子，被低垂的头压住的满腮的大胡子



向下披散着，左手插在浓密的头发里，乍一看，要把头抬起来很难很难。

“他是谁？是伯爵吗？”K问。

“不是，”老板说，“这是管理员。”

“城堡里的管理员竟这么漂亮，”K说，“只是很可惜，他的儿子不太令人满意。”

“不，”老板说，他把K拉到身边，在他耳边小声说，“施瓦尔泽尔昨天说了无数没用的话，他的父亲只不过是管理员的助手，只不过是最低一级的助手。”

K似乎觉得，此时此刻，老板倒很像是一个孩子。“真是一个恶棍！”K笑了起来，但老板，看得出却无心取笑。

“他的父亲也是个很有威望的人！”他说。

“得了吧！”K说，“你把一切的人都看成是有威望的人，也许，我也是，对不？”

“你？”老板有点胆怯，但又不无坚定地说，“不，我不认为你是个有威望的人。”

“可见，你观察得并不错呀，”K说，“坦率地说，我什么威望也没有，真的，想必，我对有权力的人的尊敬并不比你差多少，只是我并不像你那样毫不掩饰，也并不总是愿意承认这一点。”K说完后轻轻地拍了拍老板的面颊，他是想好好安慰他，并以此来取得他对自己的更多信任。老板难为情地笑了笑。他真像个小孩子，脸蛋还很嫩，几乎没长胡子。也不知他是怎么搞的，竟娶了这样一个胖乎乎的又不年轻的妻子，透过窗子可以看到，她是如何赤着胳膊肘儿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然而K不想现在就问老板，怕把这好不容易才逗出来的笑容一下子赶跑了，他只是点了点头，请他把门打开，而后，他便跨进了晴朗的冬天的早晨。

如今，整个城堡在洁净的空气中清晰地显现出来，由于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雾，整个轮廓和线条显得更加清晰。一般说来，山上的积雪要比村子里的少些，可这里，在K好不容易才走到的乡村里，积雪一直堆到了茅屋的窗口。屋顶上，积雪重重地压在低矮的屋檐上，而



在山上，一切都是那么自由自在，那么轻飘飘的，至少从下面看是这样。

从远处眺望的整个城堡跟 K 所预料的毫无区别，它既不是一座古老的骑士城堡，也不是一座新颖的华丽宫殿，而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是由几幢两层楼的楼房和许多相互紧靠在一起的低矮楼房组成的。要是不知道这是个城堡，还会以为这个城堡只是个小城镇。K 只看到一个塔楼，这塔楼是住宅呢，还是教堂，难以看清楚。一群乌鸦在塔楼四周飞来飞去。

世界文学名著全书

K 一边朝前走，一边一眨不眨地观看着城堡，任何其他东西他都不感兴趣。他越走近城堡，就越对城堡感到失望，城堡简直就像是个可怜的小城镇，城堡里的房子是用石头砌的，跟乡村茅屋的区别仅此而已，而且抹在石头上的灰泥也早就脱落了，而石头砌体也很明显地都碎裂了。这一瞬间，K 回忆起了家乡，那个小镇一点也不比这个所谓的城堡差。如果 K 到这儿来只是为了看看城堡，那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这样，倒不如重新回到他很久没回去过的遥远的故乡看看。K 心里在默默地把家乡的塔楼与城堡里的这座塔楼进行比较。家乡的那个塔楼线条挺拔，毫无畏惧地直冲云霄，有很宽的屋顶，盖着红瓦，塔楼顶是球形的，人们还能造出别的什么样子来呢？而且它具有一种比矮小房屋更崇高的目的，比那些纷纭繁杂、毫无生气的日常生活更富有节日气氛。而城堡里的这个塔楼，他所看见的唯一一座塔楼，现在看上去显然是个住人的住宅，也许，这是城堡里一个主建筑的塔楼，从上到下都是圆形的，部分地方已被常春藤所覆盖，有几个小窗子，在太阳光下闪着光芒，还有一些凸出来的飞檐，上面的雉堞摇摆不定，参差不齐，就像是一个孩子用哆哆嗦嗦、漫不经心的手画出来似的，塔楼直插蓝天。看来，这就好像是个患有忧郁症的人，把他锁在最高层的一个房间里，他突然穿透屋顶，把身子探了出来，为的是好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见他。

K 又重新停了下来，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对他所看见的东西作出更好的判断。但他却受到了干扰。他站立的地方有个乡村教堂，教堂后面是所学校。这个教堂很小，但可以容纳本地区的全部教民。学校



则是一排很长的矮房子，它就坐落在围着篱笆的花园的旁边，花园成了一片雪地。学校的房子显得土里土气，这时恰巧从那里走出来一群学生，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老师。他们紧紧地围着他，望着他的眼睛，孩子们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地抢着跟他说话，他们说起话来像连珠炮似的，以致 K 都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老师个子不高，肩膀狭窄，他站得笔直，这不是什么可笑的模样。他在很远的地方就已看见了 K，因为周围除了他的学生外，没有别的人。K 作为一个过路人，首先向老师问候，何况，小个子老师有一副很威严的外表。

“您好，老师先生！”K 说。似乎接到了指示，孩子们一下子就静了下来，这种突然的寂静似乎正是老师所期盼的，他可以好好想想，如何跟 K 说话。

“您在看城堡吗？”他问道，语气比 K 所预料的要和气许多，但他说话的这种语调似乎不太赞成 K 的这种行为。

“是的，”K 回答说，“我是昨天晚上才到这个村子的外乡人。”

“您不喜欢城堡吗？”老师迅速的问。

“什么？”K 有点惊慌失措地反问道，并用和缓的口气又重复了一遍问题，“我不喜欢城堡？为什么您会认为我不喜欢城堡？”

“外乡人谁都不喜欢这个城堡。”老师说。

K 不想多讲废话，于是转变话题问道：“您，也许认识伯爵吧！”

“不认识。”老师回答说。然后想离开，但 K 没让他走，又接着问道：“怎么会呢？您会不认识伯爵？”

“我干嘛非要认识他呢？”老师细声地说，并用法语重重地加了一句，“请您注意，天真的孩子们在这里！”

K 抓住他这句话，马上接着说道：“我能随时去拜访您吗，先生？我要在这儿呆一阵子，我觉得非常寂寞，我跟那些庄稼汉们没有共同的东西，跟城堡也是这样。”

“城堡和农民之间没有特别的差别。”老师说。

“是这么回事，”K 赞同地说道，“可在我的角度上，这改变不了我的任何状况，我可以随时去拜访您吗？”

“我住在天鹅街一个卖肉的人的家里。”老师说。老师很干脆地把



地址告诉了他，这与其说是邀请他，不如说通知，但 K 仍然回答道：“好，我一定去拜访您。”老师点了点头就走了，孩子们立刻又大声喊叫起来，很快他们就在那陡峭直下的胡同小巷里消失不见了。

K 无法集中思想，由于这些话让他心烦意乱。自他来这里后就一直感到很疲劳，可在他那漫长的旅程中，他并没感到十分疲劳，在那些日子里，他每天从从容容，慢慢走着，一点不觉得累，可现在他感到了极大的疲倦，这太不是时候了！他觉得自己有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想去结识一些新朋友，但每次结识新朋友又总是使他增加新的疲劳。尽管如此，如果要他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迫使自己继续朝前走，一直走到城堡入口处，他还有许多力气没用。

K 又重新向前走去，但路实在太长。原来，乡村里的这条主要马路不是通往城堡所在的山上，它只是向着城堡，后来，好像是故意跟你作对似的，路一转又转到了城堡的一侧，没有离开城堡，但还是无法靠近城堡。K 一直指望这路一定会靠近城堡，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才不断地往前走。他走得已很累了，又怕迷路，况且，村子是那么大，他都感到吃惊，整个村子仿佛没有尽头似的，到处是一幢接一幢的小房子，蒙上霜的窗玻璃，到处是皑皑白雪，没有一个人影儿。这时，他不再朝前走，而是突然从他一直走着的大路上拐到一条狭窄的小巷子里，这里雪更深更厚，要从雪里把脚拔出来要花更大的力气。K 走得满头是汗，太累了，他猛地停了下来，无法再走了。

是啊，他不是单独的一个人，他前后左右都是农民的茅屋，他抓起一把雪，把它捏成一小团，朝茅屋的一扇窗子扔去。门马上就开了——这是他一路上看见的第一扇被打开的门——门口出现了一个穿着褐色无面羊皮袄的老农，他的头向一边歪着，表现得不但有礼貌，又有点胆怯。

“可以在您家里休息一会儿吗？”K 说，“我累极了。”他没听清老人是怎么回答他的，但他以感激的心情看到，那位老人在他面前的雪上放下一块板子，好让 K 从深深的积雪中摆脱出来。K 顺着板子走了几步，终于走进了屋子。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间，光线阴暗，从外面乍一进来，他什么也看



不见。K碰到一只洗衣盆上，一只女人的手把他引开。在一个角落里孩子们在大声叫喊着，而在另一个角落里，浓浓的蒸汽滚滚上升，蒸汽使本来就很暗的房间变得更暗了。K就像站在云彩里一样。

“他喝多了。”有人说道。

“您是什么人？”又有人大声喊道，接着显然是对老人说的，“你干嘛放他进来？你是要把全部在街上闲逛的人都放进来，还是怎么啦？”

“我是伯爵请来的土地测量员。”K说，他想对那些他还没看见的人证实自己的身份。

“啊，是土地测量员。”一个女人说道，然后四下寂然。

“您认识我吗？”K问。

“当然认识。”还是那个女人，她不过是说一句简单的话。但是，看得出，他们认识K这对他并不见得有利。

终于，蒸汽消散了些，于是，K渐渐地看清了周围的一切。看来，今天是洗澡日，他们是在洗澡。门边有人在洗衣服，从另一个角落正冒出滚滚蒸汽，那里放着一只巨大的木盆，这么大的盆子他还从没见过，盆子有双人床那么大，有两个男人正在热乎乎的水里洗澡。还有使他更惊讶的事。难以言明，使他惊讶的事是什么，原来是那右边的角落，茅屋后墙上有一个大窗子，这是后墙上唯一的一个窗子，从窗外射进来一道淡淡的温柔的光，这光照在一个女人身上。在这道淡淡的阳光照射下，她的衣服闪烁着一种像丝绸般的光彩。这个女人疲倦地半躺在一张很高的沙发椅上，她正在喂孩子吃奶，还有一些孩子正在她周围玩耍，显而易见，这是农夫的孩子，而这个女人好像不是这种环境出身的人。当然，即使是庄稼人，在生病或是疲倦的时候，他们的脸也会看起来很秀气。

“请坐！”一个长着满脸胡须的男人说，他总是不停地向胡须吹气，张着大嘴呼呼地直喘气。他从木盆里伸出一只湿淋淋的手，做着一种手势，向K指着一只大箱子，把K淋得满脸都是热腾腾的水珠。把K放进来的那个老人正坐在那只大箱子上，他郁郁寡欢，愁眉不展，正坐在那儿出神。K很高兴，他终于有地方可以坐下来了。这以



后，再也没有谁去注意他了。在洗衣盆旁边的那个女人很年轻，长得很可爱，有一头浅褐色的头发，她一边做事，一边小声地哼着歌儿。男人们则在澡盆里踢腿蹬脚，翻来滚去地洗着澡，孩子们总想挨近去，但大人们总把他们给轰开，用水凶狠地向他们猛泼，水珠溅到了K的身上。躺在沙发椅上的女人则像个死人似的，呆如木鸡，她死盯着天花板坐着，连抱在怀里的孩子也不瞧一眼。

也许，K看这幅美丽的、凄苦而凝然不动的图画看得太久了，这以后，他可能进入了梦乡，因为他听到有人大声叫喊他，他猛地惊醒了，他发现自己的头正靠在坐在他旁边的那个老人的肩上。男人们已洗完了澡，穿着衣服正站在K旁边，而澡盆里现在则是孩子们的天下，他们在泼水嬉戏。那个有浅褐色头发的女人在照看着他们。看来，那个大声说话的大胡子，在两个男人中不是主要人物，而另外一个，个子虽然不高，胡子也不多，可看上去很文静，毫不惊慌，是个宽肩膀的人，有一副高颧骨的脸膛儿。他低着头站在那里。“土地测量员先生，”他说，“您不能留在这儿，原谅我们的不周。”

“我并没打算留下来，”K说，“我只是想在这儿稍为歇口气，歇够了我就走。”

“也许，我们这儿不好客，你为此会惊讶，”他接着说，“我们这儿没有好客的习惯，这里不需要客人，客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处。”也许是因为他睡了一会儿，K恢复了精力，人也清醒多了个老人话说得这样坦率，倒使他高兴起来。他不再感到拘束，他拄着自己的手杖不时地走来走去，一会儿向后，一会儿又向前，甚至还走到躺在沙发椅上的那个女人身边。他发现，人群中，他个子是最高的。

“的确，”K说，“你们干嘛要客人？不过，有时，有的人你们也可能需要，比如，拿我来说，一个土地测量员。”

“这一点我可不知道，”那个老人慢腾腾地说道，“如果有人叫您，那就是说，有人需要您，这也许是例外，但我们，我们是小人物，我们遵纪守法地生活，您不该因这件事而对我们生气。”

“不会的，不会的，”K说，“我只会感谢你们，感谢您本人和所有在场的人。”接着，K令大家出乎意料，他在原地猛的一个转身，



机灵地出现在躺在沙发椅上的那个女人面前。她睁着一双慵倦的蓝眼睛望着他，一条透明洁净的丝绸头巾盖住了她的前额，吃奶的孩子在她怀里已经入睡。

“你是谁？”K问她。但她却口气轻蔑——不知是瞧不起K，还是她自己说话不清楚——回答他说：“我是从城堡来的一个侍女。”

只不过一会儿，屋里的两个男人就无声无息地走到他身边抓住了他，用力把他朝门口拉，似乎他们没有别的办法来说服他，只能把他推出大门了事。他们这种做法竟使那个老头乐得直拍手，在盆边洗衣服的那个女人也笑了起来，孩子们叫的像疯了一样突然狂喊。

K就这样又来到了街上，屋里的两个男人从门内朝外望着他，外面在下着雪，天好象更亮了。

“您去哪儿呀？”满脸胡子的那个人忍不住地大声喊道，“这边是通往城堡的路，那边是去乡村的路。”

然而，K谁也不问，只问第二个老人，他认为是最有礼貌、最和气的老人，尽管老人有点腼腆、孤僻。“您是什么人？是谁让我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我该谢谢谁？”

“我是制革匠，叫雷斯曼，”他回答说，“您谁也不必谢。”

“好吧，”K说，“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

“不见得吧。”老人说道。

就在这时，满脸胡须的那个人举起一只手喊道：“你好，阿瑟，你好，杰里米亚！”

K回头一看，啊，这个乡村的所有村民都出来了！顺着通往城堡的路上走来两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他们俩都是细挑个儿，穿着制服，两个人的模样非常相似。他们的脸黑黝黝的，而下巴上刺人的胡须比黑黝黝的脸还要黑。虽然路很坏，可他们还是走得很快，快得让人吃惊，他们很有节奏地甩动着两条匀称的腿，大步向前走着。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呀？”大胡子冲他们大声问道。

“有事！”两个年轻人笑着大声回答说。

“在什么地方？”

“在客栈里！”



“我也要去那里!” K 大声喊道, 喊声大过任何人, 他很想这两个年轻人能带着他一起走, 虽然他并不想跟他们交朋友, 但他们或许会是非常好、十分忠厚的同行者。他们听到了 K 的喊声, 可只对他点了点头, 不一会儿, 他们就在远处消失不见了。

K 还在雪地里站着, 他不想从雪里把脚拔出来, 否则它又得陷入雪堆里。制革匠跟他的伙伴们感到很满意, 由于他们最后终于摆脱了 K, 他们心满意足地慢慢地通过半开的房门挤进了屋子。他们不时地回头看 K, 而 K 这时被他们撇下, 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深深的积雪里。“如我来这儿不过是偶然的陷入这种地步, 而不是别人有意安排的话, 我的心情会因此而好一些。” K 想。

这时, 房子的左边突然打开了一扇小窗子, 在雪光反射下, 窗子关上时看上去好像是深蓝色的, 窗子很小, 打开后也看不清屋里向外张望的那个人的整个面孔, 只看见一双眼睛, 一双老人的深褐色眼睛。

“他还站在那儿。” K 听到了一个女人颤抖的说话声。

“他是土地测量员。” 一个男人的声音在说。接着, 那个男人走近窗口, 很友好地问道, “您在等谁?” 他似乎有些害怕, 深怕在他家门前出现什么麻烦事。

“我在等过路雪橇, 好带走我。” K 说。

“雪橇是不会从这儿过的,” 那个男人说, “到这儿的路堵住了。”

“可这不是通城堡的路吗?”

“反正到这里的路不通。” 那个男人又重说了一遍, 显得很固执。两个人接着都不再作声。但是那个男人没有关上窗子, 显然他是想要做什么, 一股烟从窗里飘来。

“这路真不好走, 太糟了。” K 说, 他不想使谈话中断。

“是啊, 路是很糟。” 那个老人回答说。过了一会儿, 他又接着说道, “如果您愿意, 我可以用雪橇送您。”

“那太好了, 那就请您送我一下吧!” K 高兴地说, “您要我付给您多少钱?”

“没关系, 一文不收,” 那人说。这句话使 K 大吃一惊。“要知道,



您是土地测量员，”男人解释说，“您跟城堡有关系，是城堡里的人。您想去什么地方？”

“去城堡。”K回答说。

“那我不去。”那个男人立刻说道。

“我可是跟城堡有关系的，是城堡里的人。”K重复对方的话说。

“也许是吧。”那个人吞吞吐吐地说。

“那您就送我去客店吧。”K说。

“好吧，”那人说，“我这就去准备雪橇。”看得出，问题不在于献殷勤，表示友好，而在于他想快一点把K从自己家门口弄走，他这是出于一种自私、忧虑，他这么做完全是一种拿腔作调。

大门打开了，一匹瘦弱的小马拉着一辆小雪橇出现了，雪橇很简陋，也没什么座位。那汉子一瘸一拐地跟在雪橇后走着，他的背有点驼，身体很衰弱，脸膛红红瘦瘦，头被一条羊毛围巾紧紧裹着，比较之下，脸膛显得更小。显然，这个男人有病，他为了把K送走，这才强打精神出门。K对他说了些歉意的话，而他只挥了挥手。K从他嘴里只听到说，他是个马车夫，叫盖斯塔克，他之所以赶这辆小雪橇是因为这辆雪橇是现成的，一切已经妥当，一直放在那里，要是去赶另一辆雪橇则需要花很多的时间。“请坐上去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赶车的鞭子插到雪橇的尾部。

“我跟您坐一起。”K说。

“我走路。”盖斯塔克说。

“为什么要走？”K问。

“我走路。”盖斯塔克又说了一遍，突然他咳起嗽来，咳得身子直摇晃，他不得不叉开双腿站着，双手则撑在雪橇的边上，好让自己别倒下去。K不再多说，便坐到了雪橇上。咳嗽渐渐止住，于是，他们便赶着雪橇动身上路了。

K原本今天就想去的那个城堡，渐渐变得暗淡起来，他们离城堡渐去渐远。似乎是传递一种短暂告别下次再见的信号，从城堡那儿响起了一阵愉快的钟声，这钟声使他的心在瞬间扑扑地跳个不停，因为这钟声里有种吓唬人的味道，好像是对他所渴求的那个东西现在就

要实现而表示的一种威胁。但是洪亮的钟声很快就消失了，接之而来的是一种低微而单调的丁当声，一种铃铛碰撞的丁当声。这声音也许来自城堡，也许来自村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单调的丁当声正好跟缓慢滑行的雪橇，还有那个忧郁的、冰冷无情的马车夫却是十分和谐一致的。

“你听我说，”K突然喊叫起来，他们已经离教堂不远了，离客店不远了，因此K觉得可以冒点险了，“我感到很吃惊，你会有这种责任心把我用雪橇送到这儿来，你被允许了吗？”可盖斯塔克根本不理睬他，只是继续在那匹小马旁边默默地走着。“喂！”K大喊了一声，从雪橇上抓了一把雪捏成团，朝盖斯塔克扔去，正好打中了他的耳朵，他这才停了下来，并回头朝后张望。当K挨近了去看他时，雪橇向前滑行了几步，他看见了一个弯腰驼背的身躯，一张红红的，疲倦而瘦削的脸，脸一边平，一边瘪，半张着嘴，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他正站在那里听他说话。K这才发现他刚才怀着恶意问他的问题，应该用怜悯的口气再重说一遍，就是说，盖斯塔克用雪橇送他，会不会受到惩罚。

“你在说什么？”盖斯塔克迷惑不解地问道，没等K作出解释，他冲小马吆喝了一声，于是他们又继续往前赶路了。

他们离客店不远时，天已经开始黑了，K十分清楚那熟悉的拐弯处，那里出奇的黑，黑得连K都感到很惊讶，难道他跑了一整天了吗？按他的计划，总共才不过一两个小时，他一清早出去，也不想吃什么东西，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晴朗的天，一下子这里就变得这么黑暗。“日子过得真快，日子过得真快。”他心里默默地想着。他边想着边从雪橇上溜了下来，朝客店走去。

幸运的是，在台阶的最上一层站着老板，他正高举着灯笼给他照亮。与此同时，K想起了车夫，他便停了一会儿，但这时从黑暗处，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咳嗽声，很明显，马车夫已经走了。没关系，说不定他们很快又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他走上台阶，朝老板走去，并向他问好。此刻，他看见门的两边站着两个人，他从老板手里拿过灯笼照着他们看，这好像是他已经见过，人们叫他们为阿瑟和杰